



拘蚩刑里的图书馆

1

1983

拘留所里的图书馆

大洋洲文学丛书

(总第五辑)

第一期

安徽[]外语系大洋洲文学研究室编辑出版

大洋洲文学
丛书

拘留所里
的

图书馆

1983年第1期 总第五辑

目 录

一、短篇小说

- 狐狸……………（澳大利亚）埃姆林·戴维斯 刘子臣译
蝟蝟……………（澳大利亚）伊利莎白·乔里 俞彭寿译
乐园……………（澳大利亚）默里·贝尔 王春阳译
议亲……………（澳大利亚）尤果·罗特里尼 朱永祥译
炎热的夜晚……（澳大利亚）格利高里·安格斯 俞晴译
麦克夫森小姐……（澳大利亚）阿伦·马歇尔 刘晨星译
特·希尔斯顿短篇两题……………安娜、葛启国译

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下午

离别莫利

- 美国的梦……………（澳大利亚）彼德·凯里 葛启国译
被抛弃的……………（澳大利亚）万斯·帕尔默 陈正发译
莫里逊短篇三题……………鲁韦昌·葛启国译

夜班

潘德卢普的来客

停车

- 春天的盛饕……………（澳大利亚）克里弗·格林 胡移风译

伊希马埃拉短篇三题·····	任荣珍译
归属感	
从奥兹回来	
龙落子和礁石	
一九四二年新港酒鬼(新西兰)加里·兰格福特	司沪宁译
有产者·····(新西兰)法欧娜·基德曼	朱洪吉译
求恒的奇迹·····(新西兰)罗德里克·芬莱森	胡移风译
朋友,这是多么美好的早晨(新西兰)摩利斯·基	胡移风译
我和叔叔的谈话·····(新西兰)萨吉森	马霞译
艾丽斯·····(新西兰)卡林·斯文森	许计译
等候公共汽车·····(斐济)P·C·皮莱依	胡移风译
风筝·····(新西兰)乔伊·考利	王建平译
一个古怪人的肖象(巴布亚新几内亚)卢塞尔·索阿巴	何平译
亚勒娃·特娥珞·····(斐济)杰赛·威皮	张祖武译
鸟儿说:去吧!(所罗门群岛)克莱尔·奥布赖恩	单玫译

二、民间故事

托利斯海峡民间故事四则·····	吴林玲译
特塔希和他的坦尼华(毛利神话)·····	孙庭芳译

三、戏剧

拘留所里的图书馆(巴布亚新几内亚)约翰·科利亚	
	章于力译
原始爵士乐···(巴布亚新几内亚)约翰·卡萨伊普瓦洛瓦	
	任荣珍译

四、诗歌

- 澳大利亚儿童诗选……（附马德琳·T·肯普斯特小传）
雨江 译
- 布利森登诗选……白雨 译
- 所罗门群岛的“卡南加”……沙陶金 译
- 巴布亚新几内亚诗二首……李为民 译
- 新西兰毛利族的“鲍”歌……冯去冰 译
-

五、评论

- 劳森的艺术技巧……（澳大利亚）A·A·苏利普斯
刘少川 译
- 万斯·帕尔默…（澳大利亚）格·金·史密斯 陈正发 译
- 探索……（澳大利亚）彼得·皮尔斯 沈华民 译
- 诗情豪放的毛利人……（新西兰）韩迪厚
- 澳洲文库中的一部悬念小说……冯勃
- 大洋洲岛屿的新兴文学……马祖毅
- 浅论《如此人生》……郭兆康
-

Oceanic Literatur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Oceanic Literature Research
Unit,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No.1——1983(General No.5)

Contents

I. Fiction

- | | |
|-------------------------------------|------------------------------|
| Fox! | Emlyn Davies (Australia) |
| Grasshoppers | Elizabeth Jolley(Australia) |
| Paradise | Murray Bail (Australia) |
|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 . . | Ugo Rotellini
(Australia) |
| A Hot Night | Gregory Angus(Australia) |
| Miss Mcpherson | Alan Marshall(Australia) |
| Tow Stories by Trevor Shearston | (Australia) |
| Leaving Molly | |
| One Fine Sunday Afternoon | |
| American Dreams | Peter Carey (Australia) |
| Jettisoned | Vance Palmer (Australia) |
| Three Stories by John Morrison | (Australia) |
| Nightshift | |
| The Prophet of Pandaloop | |
| Hold up | |
-

-
- A Spring Feast Criff Green (Australia)
- Three Stories by Witi Ihimaera (New Zealand)
- A Sense of Belonging
- Return from Oz
- The Seahouse and the Reef
- The 1942 Newport Wine Grary Langford(N.Z.)
- A Woman of Property Fiona kidman(N.Z.)
- A Glorious Morning, Comrade Maurice Gee(N.Z.)
- The Everlasting Miracle Rodcrick Finlayson(N.Z.)
- Conversafion With My Uncle Frank Sargeson(N.Z.)
- Tris Carin Svensson(N.Z.)
- The Kite Joy Cowley(N.Z.)
- IA Portrait Of the Odd Man Russell Soaba
- (Papua New Guinea)
- Waiting for The Bus Raymond C. Pillai(Jiji)
- Yalewa Tevoro Jesse Whippy(Jiji)
- Go, Said the Bird Claire O'Brien
- II. Folktales
- Myths and Legends Of Torres Strait
- Te Tahi and His Taniwha(A Maori Tale)
- III. Drama
- The Library of Locks John Kolia(P.N.G.)
- Nakcd Jazz John Kasaipwalova(P.N.G.)
- IV. Poetry
- Poems by Young Australians
- (Madeline T.Kempster)
-

Four Poems by R. F. Briessenden (Australia)
Kananga (Folk Songs from Solomon Islands)
Volcano Lynda Thomas (P.N.G.)
Matupit Volcano Jacob Simet (P.N.G.)
Pao (Maori Folk Songs)

V. Articles

The Craftsmanship of Lawson A. A Phillips
(Australia)
Vance Palmer G. K. Smith (Australia)
Exploring the Territory: Some Recent Australian
Novels Peter Pierce (Australia)
Maori ——A People With Poetic Qualities
T. H. Han (New Zealand)
Nicholas Hasluck's Quarantine Feng Ji (China)
The Burgeoning Literature of Oceanian Islands
Ma zuyi (China)
On Such Is Life Guo Zhaokang (China)

狐狸

(澳大利亚)埃姆林·戴维森 译
刘子臣

我们是两星期前才到这儿的。闹市的景象从眼前消失了，而郊外则是一马平川，到处尘土飞扬。妈妈说，移民客栈不是久居之处。她实在太怀念老家了，眼下是一月份，家乡该是冰天雪地了，她从冰箱里刮些白霜，权当作雪花，以慰乡情。我可不在乎这么些。这里和老家克里克尔伍德确不一样，不过这都不是我给吉昂诺和那帮小伙伴写回信时要说的话。

要是把爸爸丢进撒哈拉沙漠，半个钟头不到他就会找到一家酒馆，就会结识足够多的人，并且把生活安置得好好的。正是爸爸拿的主意，让我离开他们，把我送到这乡下人家来。这家人的住处离维多利亚州最热的地方不远。爸爸说：“如果那里的一切还不足以使你领略真正的澳大利亚特色的话。别的就不在话下。”我原来以为在那里至少能看到不少蛇或者野蛮的土著。这是我们从书上读到过的，在学校里还看过《丛林中的圣诞节》和《长途跋涉者》之类的电影呢。

于是，妈妈给我打好行李送我出来，给我十天时间去认识澳大利亚，而爸妈都到墨尔本那一带寻觅克里克尔伍德式的生活去了。

我整整坐了一夜火车，向内陆越走越远。当我在奥茵转车时，已是东方破晓，红霞满天。那些只是在动物园的鸟笼里见到过的小鸟，正在朝霞里振翅飞翔。在那个铁皮房子的小车站上，没有一个人来接我。

人们告诉我怎样到我要去的地方。不会错过奥马利家的，因为沿着这条小道走下去，最后那房子便是。他们家有六个男孩子，我肯定会碰上一个的。

我曾希望在这里能看到牧人，马群，或看到绵羊遍野如浮动的白云。我读过的书上，对牧场和农庄就是这样描写的。

果然，在那桔黄色的土路尽头，恰有一所房屋，在它的周围还生长着一些作物。我认出其中有晒得萎靡的莴苣。紧靠这房子还有一个小屋棚，低矮的房顶上，晒着几张狐狸皮，四肢展开，犹如展翅舞爪的老鹰；头朝下，又似一支跳水队。

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站在那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狐狸皮，说在这些东西上，总会有所收益。

她认得我是谁。于是，我猜她肯定就是奥马利太太了。她走进屋，为我们泡茶。我想那些男孩子本来是会迎接我的，眼下必定有事。原来威利家突然有急事，水泵的零件坏了。

这些男孩子回来了。他们个个脸形瘦削，貌似狐狸。我真想跑出去看看，那些狐狸皮是否还在小屋顶上。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我曾在动物园里看到狼就是那样吃东西的。真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

他们只有四个孩子在家，别的都出外做事去了。其中两个差不多和我同龄——都是十四、五岁，另外的两个年长一些。可他们都是脸形消瘦，长发满头，棕红透黑。

我们谈了一会。他们不想了解英国，甚至对伦敦也不感兴趣。我满可以讲讲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的盛况，这不仅会使他们，也足以使年纪大点的人听得瞠目结舌。但是，他们只想知道墨尔本和他们的足球队。他们竭力向我解释所谓“澳大利亚的规矩”，让我看墙上贴着的全部足球健儿的照片，告诉我这些球队赢球的窍门。对于他们的爱好，我一下子还理解不了。

他们一定把我看成个怪人——从墨尔本来却对那儿的足球队一无所知。我想弄明白他们怎么会对上季的比赛那样兴奋，而一下季的大赛还早着呢。

他们带我到处转了转。可是没什么好看的。这一带丛林叫马利灌木丛，有个酒馆，可不准我们孩子入内，而那个综合商店呢，又乱七八糟。况且，我衣袋里也没什么钱。

于是我就只好把三天的时间消磨在阅读毕格丛书上。他们有一整套这种丛书。回想在家里时，我把它们都当作废物。象完整的《苦海》以及关于集中营的一些读物甩得到处都是。

第四天，奥马利太太问我，是否感到枯燥乏味。我回答是的，因为就是有些无聊。

“那么，我跟科林讲一讲，你不妨让他们带你出去，和他们一起搞聚光照。”

“聚光照什么呀？”我想这莫非是什么游戏——难道是黑夜里踢足球吗？

“照狐狸，”奥马利太太说，“这就是他们捉狐狸的办法。他们把光照在狐狸身上。差不多一年没有搞了。狐狸并不坏，那些野狗更可爱。只是想打些来，换点钱。他们假期里很少休息，所以这事几乎一年没干了。”

我仍然想象不出聚光照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但起码是件新鲜事。

“你是独生子吗？”

“我有个妹妹，在我爸妈还未定居以前，她将一直住在亲戚家里。”

“我一个人得拉扯这六个孩子，可不容易呵。他们的父亲早已去世了。”

她没有加上“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之类的话，我感到

很高兴，因为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我们是威尔士长老会教徒，我一直在为信仰不同而担心。可是，一切都很正常，似乎大家都不怎么计较。

科林不太愿意让我跟他们搞“聚光照，”但年纪最小的唐尼却替我说好话。他想离开基拉罗坂这地方到城市去。我能看出来，他想把我当作他以后可以联系的熟人。爸爸就是用这种方法办事的。

他们把衣服借给我。多少世纪以来，这里都是夜里冷白天热。我们穿着夹层短上衣，特制的短袜，双层夹裤，佩带着子弹匣。乍看起来简直就像一支北极地区的探险队。

他们发给我一支枪。

真是个可怕的抉择。要么承认我不会使用这玩艺儿，要么就得冒着会误杀某人的危险。

“这种枪嘛，我以前没有用过。”我故意把话说得很响，似乎我一向惯用的不是这种枪而是构造更复杂的武器。

那四个貌似狐狸的小伙伴，朝我指指点点。唐尼走过来，慢慢地向我讲解怎样使用，仿佛我是个傻瓜。这枪的结构确实很简单，只是在克里克尔伍德我们射击的机会不多。

十点半钟，布鲁开着吉普在喊我们。凌晨四点钟以前我们不打算回来，粗糙的玉米牛肉夹心饼，已做好摆在厨案上。吉普车上没空吃饭，也不会有时间。

我们上了车。我能感觉到，吉普车的车轮是在坎坷不平的牧场上行驶着。

两个年龄小的男孩和我挤在车子后部，和油筒水箱在一起；车子前部凯文和布鲁向车外探着身子，用转动的强烈的灯光，在黑暗中搜索着。

还没有什么事情。他们让我轮换掌灯。这简直是站在波涛

汹涌、上下颠簸的甲板上，随着车子摇摇摆摆。在反射镜后抓着聚光灯，扫视着四周茫茫无际的黑夜。

第一个小时过去了。连只狐狸的影子也没见到。小伙伴们不耐烦了，他们开始打兔子，只要聚光灯一发现水红的眼睛一闪，他们就漫不经心地开枪，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

他们现在正有目的地穿过深深的草丛，追赶那只受了伤的小动物。

“对那边照一照，快！”

“去干那一个，我看能抓住。”

“快呀！趁它还没有进洞。”

受伤的小动物发出了呜呜地叫声，几乎比汽车喘气的声音还响。

“拿赶羊杖来，快！”

“把那赶羊杖递给我！”

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像赶羊杖一样直的东西，是用来赶羊呢？还是用来打羊？可见六分钟的训练，是远远不够了。）

“要它大声的叫吧！”

别人早跳下去了，车上只剩我一个人。凯文从车背后爬上来，在一堆铁器底下翻来翻去。大家都上车了，我们又继续前进。

月亮出来了。即使没有灯，小兔子也都在明亮的月光下显露出来。整个牧场，生气盎然。

聚光灯前后搜索着，偶尔一闪，发现白色的皮毛。在夜色中被杀死了的小动物，睁着无奈何的眼睛，显出挺别扭的死相，躺在那里就像破的玩具一般。

我们缓慢地来回行驶着。小伙伴们渐渐厌倦了。聚光灯突然发现两个绿点，相继又出现了三十来点。他们以为发现了正

在寻找的东西。那只是一群绵羊罢了。无事可做。车又继续向前开去。

我们的车绕着大圈子不停地前进。冷风迎面袭来，我两臂渐渐感到疲劳，可我就是不让他们知道。我想不会连灯也扶不直吧？

“狐狸！”布鲁喊起来。

“狐狸！狐狸！”孩子们都喊叫着。

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我立即把灯举得高高，拿得稳稳的。

他们四个把枪准备好，一起开枪。没有射中。狐狸被灯光照得惊恐失常，它没有跑开，反朝着我们飞奔而来。深草丛中，可以看到它那扁平的身形，棕色的皮毛。这时候，它和我们跑并排了，我们可以听到它像迅跑的孩子那样气喘吁吁。当它穿过我们的时候，我把灯向后一转，想把它就地控制在那里，同时布鲁将车子来个急转弯，调过头来。

“它跑不了多远。”

“它必定还在这个牧场。”

“我们一定要逮住这个小杂种！”

他们突然看见还是我在掌灯。此时，这项工作实在太要紧了。“喂，赶快把灯给我。”

我没事做，只好还回到盛水的煤油筒上蹲着，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枪，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使用它。

我们到处巡查。黑暗之中，聚光灯不放过每一码土地。一只不幸的兔子跳了过来，凯文正为狐狸躲藏起来而感到烦躁，无处发泄，就随手向这只兔子开了一枪。这枪声惊得狐狸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而凯文仍在向受了伤的兔子瞄准。突然，车身一斜，向那只狐狸追去。那狐狸发疯似地在这平坦的郊野上兜着大圈子，但它现在已无法把我们甩掉了。

我们追回到凯文打兔子的地方，那只受伤的兔子仍在惨叫
着。布鲁经过它的身边。它现在已是无关紧要了。

“停下来，请停下来把兔子打死！”

“见鬼！要是停车，我们会失去狐狸的。”

我们开走了，又去绕个大圈追那狐狸。

“下一圈再追到这里，请你把它杀掉。占不了多少时间，
你们回头会找到狐狸的。”

“不。”

“请你一定要这样！”我能听到我自己声音像是一个感情
脆弱的小孩子发出的。

很快我们又追回到这个地点，唐尼要他们把车开慢些。

“下去吧，你自己去把它打死。跳吧，再追到这里，我们会接
你上车的。”

“我不敢。”

“你干也行，不干也行，随你的便吧。”吉普车开走了，我
望着聚光灯渐渐远去。接着我听到了他们的枪声。他们大约在一英里开外，汽车的马达早已停下来了。响亮而杂乱的声音传
过来，还伴有朗朗的笑声。他们逮到狐狸了。

我被留下来，和这只受了伤的兔子在一起。我朝它走去，
它用残余的一点力气挣扎着。早先我曾见过一些男孩子用枪托
砸那些半死的兔子的脑袋。

我不敢。

最后，我把枪朝下对着它，打开保险，向它瞄准。离得那
么近，会像侦探小说里的火药爆炸一样。我开枪了，兔子呜呜
地抽噎声也停止了。我把活生生的东西变成了死的。

此时，我并不感到忧心和厌恶，我根本没有什么感觉。

小伙伴们把车子开回来了，他们兴冲冲的，边喊边吹着口

哨。

“打的什么？你打到什么啦？”

“我——我打那只兔子。”

“天啊，你没有白费子弹，是吗？也干得好！”唐尼说。而我呢，甚至感到自己不配做他今后的联系人。

我上车回到油桶上。在以后的行程中，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我是个小胖子，可是似乎比那个拴在车背上的狐狸更无足轻重。

以后的几天，我读完了“比格丛书”的剩余部分，接着就回到了墨尔本。后来，我就学会了照澳大利亚规矩办事，而且办得相当好。

蝟

蝟

(澳大利亚)伊里莎白·乔 里

俞 彭 寿 译

炎热漫长的下午行将消逝，寂静中只有蝟蝟充满活力的鸣叫声。蝟蝟的叫声单调乏味，无休无止，有心事的人听了，就会愁上加愁。一位老妇人听到石子路上有汽车转弯的声音，觉得有些惊奇，她往窗外凝视，看看是谁来了。

“妈妈，这是茱蒂娜，”佩格走进洁净的厨房介绍说。

“见到你很高兴，”老妇人对佩格的朋友说。“佩格，我以为你下星期才来呢，”她说时神经质地一笑，这种笑声是过孤独生活的女人所特有的。

屋外一片嘈杂，鹅和鸡都受惊了，母鸡咯咯地叫个不停，两个女孩在跑着追逐受惊的的家禽，不时发出阵阵刺耳的笑声。

“凯丽！凯丽！”佩格在门廊上尖声叫喊，“凯——丽——来看看姥姥，”她笑了起来，“她们到草地上去了，这就来，孩子们在浓密的草地活像蝟蝟。哦，妈妈，今年你这儿的草长得真深，而且顶干燥。”

两个小女孩走进屋，老妇人弯下腰去亲外孙女，但凯丽缩了回去，睁着冷漠的蓝眼睛，盯着她的外祖母。